



# 壹

“一迳抱幽山，居然城市间。”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盘在幽静的山上，这幅如梦如幻的园林奇景在市井当中，见之，谁不动情？

园林以顺应自然、模仿自然为基本特征，山水洲城的长沙，园林景观不凡凡，漫步其中，似是游走在曼妙婉约的人间仙境，妩媚、撩人。

当年，杜甫寄寓长沙，曾有诗云：“著处繁花务是日，长沙千人万人出。”长沙人喜爱园林，自古暨今，莫不如是。不过，欲说古代长沙园林，首先还得讲则故事，即便这则故事犹如贾谊故居那青砖墙上的斑驳疏影，迷离倘恍。

贾谊做长沙王吴著太傅第三年，四月孟夏时节，太阳西斜，突然，一只鸚鸟飞入房间，停在了贾谊的座位旁边，“貌甚闲暇”。鸚鸟就是猫头鹰，古人将其视为不祥之鸟。见此，贾谊吓得不轻，伤感不已，“谊即以滴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谊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”，于是作《鸚鸟赋》，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。

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西汉开国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。《水经注》记载，吴芮一到长沙，就开始兴建藩王都府“临湘故城”，高城深堑，宫室巍峨。考古发现，临湘故城即在今长沙市建湘路以西、五一大道以南、樊西巷以北的范围内，方圆数里。王城内设有王室官殿、丞相府邸、百官衙门，今天太平街太傅里就是贾谊当年的邸宅。

临湘故城城垣高耸，日蔽浮云，太傅宅里突然飞进来一只猫头鹰，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，整个临湘故城就是一座园林式建筑，城内流水、假山、绿树、鲜花和亭榭楼台等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巨画，其中，贾谊故宅尤其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湘州郡麻西陶侃，云旧是贾谊宅……旁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是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柑树一。猫头鹰就栖居在‘大柑树’上，早就对贾谊恹恹不乐和没完没了的秉烛待旦疾书充满了好奇，企望入室探个究竟。人鸟同居一园，彼此熟络，难怪，贾谊在《鸚鸟赋》里感叹：“细故蒂芥，何足以疑？”像猫头鹰飞入舍内这种琐细寻常之事，又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？

从西汉时期流传至今的贾太傅故宅，就是长沙园林式建筑的肇端。后来，每有宦宦名流到长沙，必去贾谊故宅“打卡”。只可惜，这座园林式建筑唐时已毁，“故宅荒凉倚碧岑，寒云漠漠迹难寻”。大历八年（773年）深秋，诗人刘长卿再次遭贬，途经长沙南下时，特地跑去贾谊故宅探寻，杂草枯黄，苍凉寥落，刘长卿不无伤感地吟到：“三年滴宦此栖迟，万古惟留楚客悲。秋草独寻人去后，寒林空见日斜时……”

今天，没有几个长沙人不知道定王台的，殊不知，此处曾经还有一座“蓼园”。这可是长沙最早的一座园林，尽管仅是“小园之半亩”。

后元七年（前157年），吴著薨，因其无后，“吴氏长沙国”被除。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载：“长沙定王发……以其母微，无宠，故王卑湿贫。”两年后，定王刘发受封长沙，“刘氏长沙国”开启。

南宋《方輿胜览》云：“俗传定王栽米，持长安土，筑台以望其母唐姬之墓。”这个故事是说，定王刘发身在长沙，却一直日夜思念远在长安的母亲。其时，长沙盛产大米，每当新米出来，他就派使者运送至长安，恭请母亲尝鲜。与此同时，再令使者将长安之土运回长沙，在城东一处高地夯土筑台。夕阳西下，思亲心切的刘发便登台遥望长安，以行孝道，因而，定王台也被称为望母台。

湘水渭云，万里迢迢，定王台再高，可怎么能够看得到深山里的母亲之墓？南梁任昉《述异记》记载：“长沙定王故官有蓼园。”定王刘发在修筑高台的同时，还在台左修建了一座园林，曰“蓼园”。

《说文》曰：“蓼，辛菜，藿藿也。”用现代长沙人的话说，蓼就是辣蓼子，因其卑贱喜水，“卑湿”之地长沙几乎随处可见。“蓼”可引申为辛苦、辛劳，比兴“孝道”。《诗经·蓼莪》曰：“蓼蓼者莪，匪我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……”表达了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无尽追慕。可见，刘发将其林苑命名蓼园，用心良苦。

“有园曰‘蓼’，寒花自开。”蓼花开在秋天，花小，白色或浅红色，陆游诗云：“葦叶绿，蓼花红，回首功名一梦中。”或许，刘发每次登台眺望后，便会来到蓼园小憩。秋风清朗，蓼花摇曳，辛味满园，这是母亲养育儿女的辛楚之味，这是母亲操心劳碌的辛苦之味！清丽玲珑的蓼之花语即为相互依赖，刘发对母亲的浓浓依恋、思念之情，宛如风中披拂的蓼花味道，满处弥漫，缱绻……

淳熙十三年（1186年），词人姜夔流落长沙，在冰天雪地里携家人登临定王台，游览荒废的蓼园，即兴赋词一阙《一萼红》：“古城阴，有官梅几许，红萼未宜簪。池面冰胶，墙腰雪老，云意还又沉沉……野老林泉，故王台榭，呼唤登临。南去北来何事？荡湘云楚水，目极伤心。”

踏雪寻梅，只见昔日蓼园里官梅数枝，红萼初绽。池塘冰凌胶结，即使积雪掩住了半截垣墙，雪云依是沉沉。登台瞭望，视野寥廓，极目处唯见湘江滔滔北去……仿今感旧，一襟愁绪不觉油然而生。

2000多年间，贾谊故宅和蓼园毁建相继。光绪初年（1875年），立志“复古以振世”的湖南粮道夏献云，因见贾谊故宅和蓼园“均荒圯”，乃“以一忠一孝、风教所关，捐廉重葺”。其时，焕然一新的贾谊故宅曾被誉为了“园林池馆之胜”，但现在的大傅里却是1999年9月修筑，成为长沙存续时间最长的一座园林式建筑。

只是，蓼园不存，遗迹无寻，那些清雅蓼花和官梅红萼已然衍化成泥。其实，今天有无蓼园已不再重要，因为孝文化早已深入人的骨髓，每个长沙人的心里都筑造了一座蓼园，园里的一花一草都是为了报答春晖般的慈爱。

长沙人喜爱园林，自古暨今，莫不如是。从汉朝到清朝，长沙建有各式园林，虽然现今大多难觅踪影，好在记忆不曾抹去，许多街巷和地标沿用了那些园林的名字，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不尽的谈资和念想。

春光旖旎，长沙无处不飞花。漫步在公园的小径，柳条嫩绿，桃花鲜艳。园林宛若艺术的灵魂，悄悄地，将寓居城市里的人们与自然融合。

春光旖旎，长沙无处不飞花。漫步在公园的小径，柳条嫩绿，桃花鲜艳。园林宛若艺术的灵魂，悄悄地，将寓居城市里的人们与自然融合。

# 贰

大历四年（769年）早春，杜甫溯湘江而上来到长沙，将船系在青枫浦（今南湖港一带）。“辍棹青枫浦，双枫旧已摧……江边地有主，暂借上天回。”其时的长沙，河西乃是荒郊田野，繁华地带主要集中在城南，州府、驿站、商埠、酒肆沿江东岸排成一溜。

杜甫系船的这个地方有条水系，可通长沙城东浏阳门外护城河，古时为长沙“船官”。《水经注》载，船官“北对长沙郡……湘州商舟之所以次也。”贞元十八年（802年），原京兆伊杨凭出任潭州（长沙）刺史兼湖南观察使，《新唐书·杨凭传》说，杨凭本性疏荡，为政凌厉，“尤事奢侈”。

当时，长沙城还基本上保持了秦汉时期的规制和风貌，杨凭一到长沙，就拿出了执掌京城的“大手笔”，大肆扩城建园。今天，从长沙城各时期城址范围的示意图可以看出，杨凭扩建的长沙城与之前相比，分别向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皆有明显扩张，延至河西，面积是秦汉时期的四倍有余。尤为值得称道的是，杨凭将北方城市及园林建设理念导入长沙，讲究契合地理环境，凸显山水风光之特色。

因处于龙伏山西北脚下，而今天天心阁下都正街、古稻田、马王街、小瀛洲等城外地域（即青枫浦）地势低洼，唐朝诗人戴叔伦游历至此，有诗云：“湘流分曲浦，缭绕古城东。”杨凭开凿疏浚自然水系，将与护城河合为一体，如此，原来的一片水洼之地变成了一处溪水澹澹，山岛嵯峨，波光潋滟，水亭烟柳的大型园林“东池”。

东池为半环形，“环周九里”，是长沙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型市政工程，亦是长沙第一个人工湖。唐朝符载《长沙东池记》云：“池中百鸟飞鸣，每当晨曦初露，金波浮荡，气象万千。”

东池美不胜收，心高气傲，“尤事奢侈”的杨凭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享乐之处，竣工之日，东池就被列为潭州官府宴客观游之所。杨凭时常在此宴请宾客，每每出场，必是彩旗猎猎，桂棹兰桡。间或，“凌波仙子”出没池上，歌声清婉，悠扬缠绵，直把杨凭乐得心醉魂迷，诗兴勃发：“共惜鸣珂去，金波送酒厄。”

因东池地处长沙城东南，宋时，东池改叫南湖，且逐渐淤塞。虽然明清时期有过疏浚，一度湖水可抵白沙井，但终没能挡住城市建设的急剧扩张。现在，只能在长沙老城区都正街上见到仿制的“东池”门楼。门外，麻石街上人山人海，囊橐之声不绝；门内，无池无水，杂草荆棘横生。

与杨凭喜欢在东池请客嗜酒、制造快活热闹不同，大中年（847年），因直言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和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却笃信佛教，“不食荤血，常斋戒，屏嗜欲”。这一年，裴休在长沙北城外浏阳河滩涂上修建了一座私家园林，曰：西园。公干之余，裴休在西园醉心读书，参禅，兼而收徒授业。

长沙人刘蛻勤奋好学，却因家贫而求学无门。大中三年（849年），裴休将之纳于门下为徒，悉心指导。《荀子·劝学》曰：“学莫便乎近其心。”果然，潜心苦读的刘蛻心智洞开，运气如春，一年后即登进士第。刘蛻之前五十年来，荆南无人进士及第，被考生（解元）们戏称为“天荒解”。刘蛻打破了“天荒解”，这就是成语“破天荒”的来历。后来，镇守荆南的魏国公崔铉欲捐赠

雨，草梢春夏靡香风”“哀兰寂寞含愁绿，小杏妖烧弄色红”……不能说这些诗句写得不好，可一细品，莫不是脂粉纤艳，刻翠裁红，“皆铅华歌舞，媚一时尊俎尔”。

城东，马氏在原东池小岛上建有小瀛洲，在今都正街建有詹王宫；城西，马氏在今明月池街建有明月圃；城南，马氏在今碧湘街建有碧湘宫。宋朝诗人陶弼《咏碧湘宫》云：“城中烟树绿波漫，几方楼台树影间。”碧湘宫园林风景之美，堪称一绝。当年，黄庭坚流寓长沙，就住在碧湘宫附近，多次到其废墟处流连探寻，感怀赋诗。南宋时，岳麓书院院长张栻《题长沙开福寺》载：“长沙开福兰若，故为马氏避暑之地，所谓会春园者。今荒郊中，时得砖甃，皆为鸾凤之形。”呜呼！昔日金碧辉煌，轩昂栋宇的会春园徒见荒草萧疏，浊水萦纡，“燕子尚来栖，蝶化魂犹去”。

这以后，像马王铺张营造园林的，要属明朝吉王朱见浚了。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，英姿焕发的朱见浚长沙就藩，甫一到，就仿照顺天府（北京）紫禁城之官制扩建藩王府，“工役浩繁，财费巨万”。新建藩王府“广袤若干里”，《湘城访古录》云：“考明藩邸制，五殿三官，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，城垣周以四门，堂库等室在焉。总官殿室八百间有奇，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。”

吉王和马王一个德性，钟情官苑园林。其在正殿承运殿后面，建有紫金园，购置昂贵太湖石堆砌成高耸的假山群，“嵌空磊砢，石径逶迤”。假山群西面开凿有万春池，水面雄阔，碧波荡漾。时常，风流倜傥的吉王会领着一群宫娥妃嫔泛舟万春池，然后沿着盘旋的石径攀援至假山群之巅，怡然自得地俯瞰长沙城内众生。同时，吉王还在藩王府东南面建有东圃花园，因园中长廊宽阔可以“走马”，故此地后来就叫走马楼。

孔尚任《桃花扇》曰：“俺曾见，金陵玉树莺声晓，秦淮水谢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

刘蛻“破天荒”钱七十万，刘蛻不但拒而不受，且还说出了一句豪迈之语：“五十年来，自是人废；一千里外，岂曰天荒？”

无疑，刘蛻的逆袭故事是一道光，从西园破园而出，照亮了无数寒门学子的前程。一时间，长沙乃至荆南，寒窗烛明，学风蔚然。在长沙人的心中，西园俨然成了读书的最佳之所。千年以后，浙江巡抚胡兴仁引疾回长沙颐养天年，在颓壁残垣、蒿草丛生的西园故址筑园，植树栽花，浚池筑亭，建起了一座江南水乡园林。常常，胡兴仁在绿荫鲜草之中漫步书海，并对其后人谆谆善诱，践行诗礼之训。

明朝《一统志》云：“刘蛻故居在县城西北湘江边。”胡兴仁将西园易名蛻园，至此，长沙园林之名沾染了文雅之气，不再单纯地用植物和方位命名。

只可惜，胡氏后人无心苦读，家道衰落。蛻园几经转手，被清朝诗人、永州知府杨翰贻住，杨翰贻有诗曰：“蛻叟闲园在，唐贤旧迹存。”没多久，杨翰贻转卖给了湘军将领、甘肃提督周达武，周氏花重金将之重新打造了一番。曲槛回廊，飞檐流阁的蛻园，池塘整日波光粼粼，奇花异木争相斗艳，曲径通幽，步步皆景。周达武是宁乡人，每逢回到长沙，必召集一批文人雅士在蛻园饮酒吟诗，踏青鲜浴。诗人姚鼐应邀在蛻园品茗、勾连，作有《蝶恋花·和易五蛻园池上看雨》曰：“密密疏疏难尽数，池上轻烟，遮断池边路……”

周达武驾鹤仙去后，其子周家纯（又名朱剑凡）在蛻园开办了长沙城内第一所女子学堂，这就是周南中学的前身。从西园到蛻园，再到周南中学，文气、学风绵延至今。

冰消！“浩大的吉王府类似马王官苑，王朝更迭，繁华散尽，要么荒芜，要么成为‘闾阎’。清朝顺治年间（1643年—1661年），洪承畴驻军长沙，将吉王府遗落的砖头撤去加固长沙城墙，而今，欲找到一块吉王府的砖头或者瓦片都难了。”

不过，马王之后，北宋时长沙有一座特色鲜明的私家园林该当一书。这座园林就是徐氏建造的春晖亭，《一统志》说“在长沙县北”，即今湘春路一带。春晖亭虽不见得有多宏绰，但其幽静、雅逸，以致苏轼专门写了一首《题潭州徐氏春晖亭》曰：“瞳瞳晓日上三竿，客向东风倚倚栏。穿竹鸟声惊步武，入檐花影落杯盘。勿嫌步月临玄圃，冷笑乘槎向海寰。胜概直宜吟不尽，凭君寄与画图看。”

这是苏轼一生中中与长沙罕有的交集，哪怕仅为心灵契合，也弥足珍贵。从《题潭州徐氏春晖亭》最末一句来看，这首诗应是一则“看图说话”，像是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，给好友范仲淹寄了一幅画，请求“作文以记之”，于是，才有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徐姓朋友给苏轼寄去自家园林春晖亭的一幅图画，不想，苏轼一看，触“画”生情，似若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诗兴直飞潭州。瞳瞳晓日上，倚栏听风，回廊穿竹，花影婆娑，步月临圃，乘槎向“海”……春晖亭的“胜概”，直叫人“吟不尽”。是的，单凭苏轼之吟，就能窥窥春晖亭之胜韵，置身园中，是何等驯雅、悠然啊！

“含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”每个人都渴望融入大自然的怀抱，“潭州徐氏”竟然如此热爱自然，善于打理园林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惜哉无考。清朝道光年间（1831年—1861年），彭开勋《春晖亭》诗云：“小憩留遗迹，亭前碧四围。”足见，春晖亭其时沿袭尚存，只是后来便没有后来了。流年似水，物是人非，幸亏苏轼留下《题潭州徐氏春晖亭》一咏，否则，怎能满足如今长沙人对春晖亭的忖度、追怀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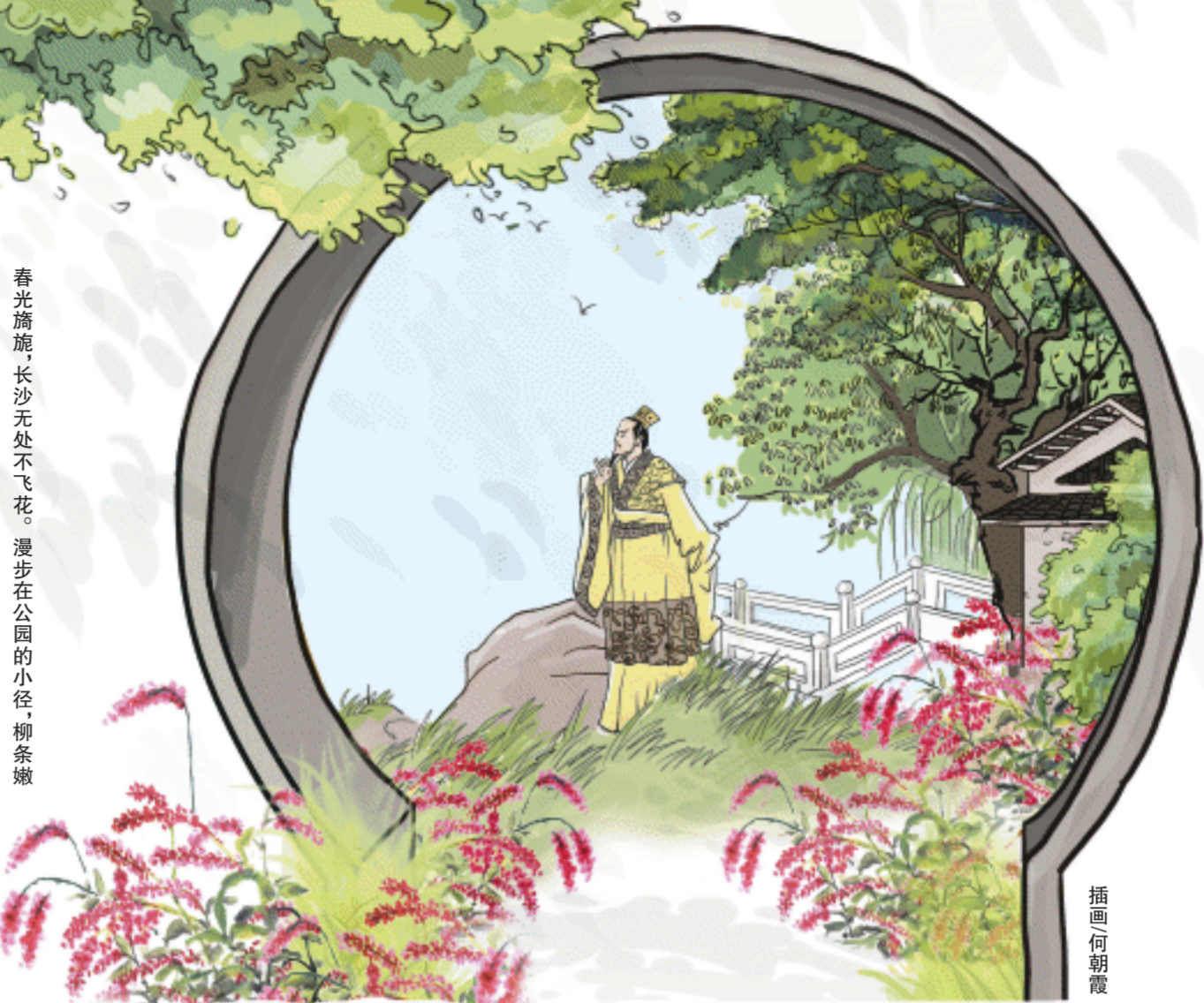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就像一阵风，吹散了万物。长沙古代的那些园林，恢宏也罢，精巧也罢，而今大多难觅踪影。好在，记忆不曾抹去，长沙的许多街巷和地标沿用了往昔园林的名字，无疑，这给今天的长沙人提供了不尽的谈资和念想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长沙开埠，各类新式思想涌入长沙，也给长沙园林的建设、管理注入了全新的理念。实业家朱昌琳对其余园（德雅路丝茅冲一带）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西式改造，率先免费向公众开放。1924年，省府决定修复天心阁和阁下的一段古城墙，将其辟为城市园林。翌年，天心阁园林建成对外开放，这是长沙乃至湖南第一座公共园林，即公园。

# 入檐花影落杯盘

范亚湘

# 文脉长沙



插画 何朝霞

# 肆

秦观《行香子》云：“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。远远围墙，隐隐茅堂。”可以说，每座园林都承载了文化、情感，筑虚室数楹，引清流入池，垒土石成山，结秋茅为亭，植木植竹……情深意真，梦绕魂牵，奢侈宛若情诗，繁盛譬如万花筒。

除了作为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，园林成了城市人们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。不得不承认，园林的兴盛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。

进入清朝，无论人才还是经济，长沙都获得了快速发展，像是相互在比着，各类大型园林、住宅，以及宅园、别墅、专祠等建筑犹如雨后春笋，盛极一时。其中，较为著名的有官署花园又一村、陶澍的印心石屋、罗汝怀的荷池精舍、何绍基的礅石山房、汤鹏的柚村、李星沅的芋园和李家花园、郭松林的郭家花园、胡兴仁的旷寄园、黄冕的苑园、熊少牧的洞泉草堂、王先谦的葵园、周寿昌的听鹧园、彭于蕃的怡园、黄月屏的晚香山馆、张自牧的絮园、陈澧的舫泊、龙湛霖的西园、周达武的蛻园、朱昌琳的徐园（朱家花园），以及曾文正祠（浩园）、左文襄祠、席少保祠等，这些园林无不规模阔大，构筑精致。

今又一村原为清代湖南官署花园之名，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偏沅巡抚移驻长沙，遂改为抚署衙门。经历届巡抚持续打造，园林渐渐扩大。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，巡抚蒋溥再次扩建，取陆游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意，名曰“又一村”。乾隆皇帝欣然“赐蒋溥巡抚湖南”御笔：“简畀罗英俊，咨时切治安。江湖襟带地，风俗易移难。谷贱筹农苦，棉轻虑岁寒。承流敷渥泽，应共洞庭宽。”皇帝给长沙园林赐御笔，这是首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清朝进士、岳麓书院讲席旷敏本《东圃记》曰：“圃有亭、有阜、有台、有竹树……”隐隐远瞻中，春秋佳日，微雨新晴，花香鸟语，乃应不逊桃源。”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8年），两江总督李星沅因病去职，回到故乡长沙居住。少时，李星沅因在今长沙解放中路立交桥一带的寺亩攻读，故买下此地建造了一座占地达2万多平方米的显赫园林，取名芋园。该园分为水月林、芋园、柑子园三个部分，又称李家花园，民谣曰：“头顶凤仪园，脚踏柑子园，中间就是李星沅。”

芋园门楼处，李星沅书有一副楹联：“阅世倏中年，辛苦功名都历尽。娱亲借小隐，读书耕种总陶然。”园内挖有荷花池，池旁建有镜湖小榭、知水月亭、梧笙联吟馆、怀庐等馆舍百余间，同时，还有乌柏、梧桐、黑松等名贵树木，种有紫薇、绣球、腊梅等特色花草，四季常青，花香满园。李星沅好热闹，几乎天天都要在芋园举办雅集、餐叙，迎来送往，络绎不绝。不管大隐、小隐，何处又能“陶然”？实际上，向往“读书耕种”的李星沅活得并不轻松。

“新水浮春流远浦，野禽随客入闲庭。”见解卓异的学者罗汝怀建有荷池精舍，位于今荷花池巷靠近蔡锷路一侧，《宋史·五行志》载：“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荆湖南路总管吕彥舟，于州城莲花池得玉一片……”民国李抱一《湖南省城古迹今释》追忆，清朝前期，荷花池尚有荷花数亩，松竹交阴，周围亭榭，抱爽迎风，清幽绝尘。罗汝怀晚年闭门荷池精舍，专门辑录《湖南文征》，同时以荷花精舍为题赋诗多首，皆是不落言筌，文笔清新如若晨露。

同时，史学家王先谦晚年亦在荷花池建造别墅，名葵园。王先谦《题葵园》曰：“小筑园林已忝叨，余生未肯外甄陶……天涯望阙无穷愁，梦逐湘江北去舟。”葵园本为马希范所筑，《长沙府志》云：“在府治北，马氏立，有石刻葵花二字。”王先谦意欲借助马氏葵园之名以求显扬，民国学者李肖熊在《湘学略·葵园学略》里就赞其曰：“长沙阔学，季清巨儒，著书满门，门庭广大。”

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（1872年3月12日），曾国藩辞世，次年，清廷上谕在长沙建曾国藩专祠。三年后，曾国藩专祠落成，建筑布局采用以中轴线为主、东西有序的对称手法，湖南巡抚王文韶《敕建曾国文正公祠碑》云：“曾祠地小吴门内（今中山路湖南少儿图书馆一带），纵七十八丈，横四十八丈。”祠后建有晚清长沙最大的园林即浩园，“有池，广袤十数亩，为桥一、楼一、亭五、台二。池畔垒石为山，杂蒨花木，翼以回廊，缭以崇垣，垣周二百六十丈”。那时，郭嵩焘、彭玉麟等一介名流常常汇聚于此，“凭栏展坐，纵论天下得失”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日本汉学家宇野哲人游历浩园，拍摄了不少照片，现在，还能从这些照片上窥见浩园“亭榭回廊，柳树青青”之壮景。

时光就像一阵风，吹散了万物。长沙古代的那些园林，恢宏也罢，精巧也罢，而今大多难觅踪影。好在，记忆不曾抹去，长沙的许多街巷和地标沿用了往昔园林的名字，无疑，这给今天的长沙人提供了不尽的谈资和念想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长沙开埠，各类新式思想涌入长沙，也给长沙园林的建设、管理注入了全新的理念。实业家朱昌琳对其余园（德雅路丝茅冲一带）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西式改造，率先免费向公众开放。1924年，省府决定修复天心阁和阁下的一段古城墙，将其辟为城市园林。翌年，天心阁园林建成对外开放，这是长沙乃至湖南第一座公共园林，即公园。